

华丰煤矿史话



华丰煤矿史话

《华丰煤矿史话》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华丰煤矿史话

《华丰煤矿史话》编写组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0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700

书号 11099·254 定价 0.58元

前 言

和许多作者一样，我们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将《华丰煤矿史话》奉献给读者，首先是奉献给青少年读者。但是，也和有些作者一样，由于对自己的菲薄的劳动成果并不满意，因而心里忐忑不安，总想把有些话写在前面。

这件工作，是十年前——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做起的。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来到华丰煤矿，一方面通过和工人师傅接触，向工人阶级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作社会调查，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尽管由于动乱带来严重干扰，但是这种学习毕竟给大家带来许多好处，尤其是华丰煤矿的光荣斗争历史深深地打动了师生们的心。大家觉得，无论是学习近现代历史，还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研究华丰矿史都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共同编写华丰矿史的愿望产生了，在新汶矿务局、华丰煤矿党委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总支领导下，成立了华丰煤矿矿史编写组。自此开始，数年之中，编写组三次集中，三易其稿，还邀请了当年在这一带战斗过的数十名老同志来矿一起审阅全稿，最后，改定为现在的样子。

在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写稿改稿过程中，我们对写作这部矿史，形成了一些想法：

华丰煤矿是我国较早开发的煤矿之一。它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祖国近百年历史发展的状况。在这里，可以看到帝国

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剥削，可以看到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还可以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这部矿史象其他的“四史”一样，能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以真实、典型的内容，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丰富青少年读者的历史知识。

我们还希望这部矿史能够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伟大真理。在华丰煤矿从事艰辛的生产劳动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平凡的劳动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是那样的高尚，他们的事迹是那样的感人，这不能不使人们深刻感到，正是千千万万象他们这样平凡的人，掀起了近代中国的伟大的历史波澜，离开了他们，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无法成功的。

我们也希望这部矿史的内容有助于正在进行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教育。青少年读者可以看到，当着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们祖国的土地时，在华丰和在全国的任何地方一样，为着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为着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创造自己文明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敌，其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难以言尽的。生长在这样伟大的民族之中，为这样伟大的民族鞠躬折腰，是再光荣、再幸福不过的了。

这部矿史着重记述的是华丰煤矿近代的革命斗争史，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建新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们又希望，青少年在回顾艰难创业的革命历程时，能够重温一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用朴素语言表达的科学道理。

我们的这些希望，就我们有限的能力来说，似乎是一种奢

望。但是，由于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就曾被这样感染过、教育过，所以，也希望读者能从这些方面引起共鸣。我们深信，革命先辈的业绩有着无穷的力量，它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笔巨大富源。

由于残酷的战争，华丰煤矿一度化为废墟，宝贵的档案资料荡然无存，这使我们只能以采访的材料为基础，主要撰写革命斗争史。这种客观情况以及考虑到读者主要是青少年，又使我们在写作方法上采取了史话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较多注意运用历史文学的手段去反映历史实际。这恐怕不悖于祖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吧。当然，有一条我们始终坚持了：写史一定真实，绝不违背、歪曲史实。

历史是生动的、常青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被激情所冲击，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历史打动了我们的心。可是，我们缺少一支传神之笔将这伟大的史篇转述给读者，这是我们引为内疚的。我们只好吁请读者，透过这单薄的文字，从历史本身去汲取营养和力量吧，或者，象人们常说的：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如果说写成这部矿史，是多少做了一点工作，那么，这主要还是依靠新汶矿务局、华丰煤矿党委和历史系总支的领导，依靠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老同志、老矿工的支持。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以这册矿史作为对为华丰矿山抛洒热血的先烈的纪念。

由于本书的写作前后持续时间较长，参加调查、写作的同志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具名，谨一并致谢。

具体领导过这一工作的同志有：韩太平、苏润汉、王文举、聂凤峻、李成义。初稿、二稿、三稿的主要执笔人有：王万

久、李威周、项观奇、聂凤峻、商鸣臣；项观奇负责全书的主编通修工作。

书中难免有不足或错误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华丰煤矿史话》编写组

1982年11月24日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开采时期.....	(1)
一、打开宝藏.....	(1)
二、“人命窑”.....	(4)
三、火烧裴家楼.....	(10)
第二章 资本家办矿时期.....	(16)
一、“三分行客，七分行霸”.....	(16)
二、血泪账.....	(22)
三、闹工潮.....	(31)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40)
一、徂徕烽火.....	(40)
二、巧掩护矿队.....	(44)
三、铁蹄下的矿山.....	(50)
四、团结战斗.....	(55)
五、红旗引路.....	(67)
六、夜袭华丰.....	(90)
七、除奸反特.....	(104)
八、血染矿山.....	(114)
九、前仆后继.....	(119)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	(127)
一、喜庆翻身.....	(127)

二、反奸诉苦	(133)
三、拥军支前	(140)
四、工人大队在成长	(145)
五、讨还血债	(153)
尾声	(164)

第一章 早期开采时期

一、打开宝藏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懂得采掘和使用煤炭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随着社会生产的缓慢发展，采煤业也渐渐有所进步。到宋、明两代，在今天的山东、山西和河南等省，许多煤田被相继发现，煤窑也一个接着一个建立起来。根据历史文献、地质考察报告和民间传说，位于著名的泰山、徂徕山以南数十里处、地属宁阳县境的华丰煤田，就是从明代末叶开始采掘的，距今已有三、四百年之久。

打开华丰地下宝藏的是勤劳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首先发现并采掘了距地面较近的煤层。煤的采掘，使这一代烧磁业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烧磁业的发展又推动了煤的采掘。至今，在矿工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个小戏班轮流到一个一个小窑说书唱戏，整整唱了一年，仍有许多小窑没有走到。可见当时在这一带兴建的小煤窑、小磁窑是很多的。直到现在，华丰煤矿附近还有叫“东磁窑”、“西磁窑”的村子，这是由于当年采煤、烧磁的小窑多而得名的。宁阳县县志上对这一带产煤的情况略有记载，如公元一八五〇年（清咸丰元年）陈纯勋编修的《宁阳县志》中即提到这里有煤的出产。

稍后，李椿令编修的《宁阳县乡土志》中又写道：“磁窑、田家院二村旁，有煤窑一、二处，曾开采，惜煤层较薄，恐难持久。”显然，这些史书未能反映出当时这一带煤窑生产的盛况。实际上，华丰煤田藏量丰富，县志上所说的田家院附近，后来就又陆续开了十几口煤窑。

最初的煤窑相传叫“众人窑”，又叫“人股子窑”，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合伙开掘的。解放后重新建矿时，曾对这些小煤窑的遗址进行过调查研究，弄清了当时的生产情况。例如其中的一口小窑，大约开掘于公元一八〇〇年左右，运用的是原始的残柱式采煤法，生产工具也很简单，主要依靠镐、钎、锤、钎、筐等等。由于是土法生产，工人劳动强度很大，产量却很低，一个人匍匐井下，连续干二十几个小时，仅能采出几百斤煤。加上缺少安全设备和措施，事故经常发生。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拚着性命，从地下采掘出一筐筐“乌金”。并且，在终年累月的艰辛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找煤、采煤经验。据史书记载：他们找煤建窑时，先勘探地质，看看石头是什么种类，泥土是什么颜色，地面上是不是生长了木本的荆棘类植物。然后再弄清楚是“迎山”还是“推山”（即地下岩石的倾斜方向和倾斜度），煤藏的优劣和深浅就知道了。开窑之后，对深若干尺有什么石头，有什么泥土，又若干尺会碰到水，遇水需要多少人工，都有比较准确的计算，使所谓“西国之深于矿务者”也不能不赞服。旧的史家声称：“所用开矿者，皆矿徒也。”“辨煤开井，皆贱者为之。”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煤的发现和开采，同其他生产、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一样，是“卑贱者”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华丰一带劳动人民

开采的煤田，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逐步被地主老财贪婪的黑手强行霸占了去。地主老财热心开窑采煤并不是偶然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变化，对煤炭的需求逐渐增加，致使采煤业呈现出发展趋势。当地的县衙门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曾规定：民间开办煤窑，一定得以地主为窑主，否则，就不准开办。在华丰开办过煤窑的地主很多，有本地的孔家、宁家和王家，有济宁的米家、温家、唐家和乔家，还有河南的上官家。到华丰煤矿将要创建时，以济宁的米家和河南的上官家经济实力最大。后来，创办了华丰煤矿。

在地主经营的煤窑上，地主是窑主，也称“东家”。他们使用一些“管家”、“把头”、“管账”作为爪牙，加紧对挖煤工的控制与剥削。挖煤工大多数是当地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所进步，除了锨、镢、筐、把车^①之外，又增加了使用骡马拉转的磨车^②，煤产量有了增加，每个窑能日产三、四十吨到五、六十吨。窑主依靠挖煤工的血汗大发横财。如大地主宁济深和另外两个地主合办一窑，日产煤炭六十吨，发了大财，家里光牛就养了九十九头。

当时挖煤工除直接受窑主的剥削外，还有更大的压迫剥削者——清政府骑在他们头上。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败赔款，填补贸易亏损和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对煤炭等工商业一再增加捐税，这些捐税一古脑儿都转嫁到挖煤工身上。

①把车是一种形似镰刀的提升工具，一般由二人摇动。

②磨车是一种形似磨盘的提升工具，较把车进步。

在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下，挖煤工的境遇是十分悲惨的。他们一班要干二十四小时，当时采掘的煤层有的只有几十公分薄，挖煤工常年匍匐在井下，用嘴含着小油灯，爬来爬去劳动，脊背常常因磨破生着脓疮。窑下没有通风设备，温度很高，呼吸都很困难。挖煤工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还要遭受窑主、把头的打骂。正象流传下来的一首歌谣中所说：

油灯闪闪口边含，
爬行地狱汗如泉，
窑主家家金万贯，
“窑伙”户户愁油盐。

挖煤工流血流汗，打开了地下宝藏，然而自己却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窑主们的算盘，只注重一个“利”字，哪管挖煤工的死活！窑下没有任何安全设备，没有支柱，又不通风，因此，冒顶^①、偏帮^②、透水^③和着火等事故经常发生。狠毒的窑主，在事故发生后，为了杀人灭口，竟用封井、砍绳等罪恶办法，活活夺去无数挖煤工的生命。在华丰煤田上，有一口“人命窑”，就是窑主罪恶的历史见证。

二、“人 命 窑”

这是发生在公元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的一件悲惨的往事。

在一个初冬的拂晓，西北风呼呼叫着，遍野的枯草在寒

①冒顶是顶板塌落。

②偏帮是巷道、煤层塌落。

③透水是矿井内出水。

风中瑟瑟发抖，温家窑口上的大木架子，也挂了一层严霜。

七十多个衣不蔽体的挖煤工，蹲在窑口周围，等待着下窑。他们为了抗御风寒，肩膀紧挨着肩膀，身子紧贴着身子。可是，寒风一吹，一个个都冻得直打战战。

身穿老羊皮袄的徐把头走过来，环视了一下挖煤工，拖着长腔喊道：“都来了吧？”

挖煤工一个个站起来，领了签子，来到窑口，准备下窑。

换班时间到了，磨车转动起来，长蛇般的磨绳缓缓向上爬行，大木架上的滑轮发出刺耳的响声。

窑深二十三米，好一会儿，在坠钩上对坐着的两个挖煤工才被拉上来。他们都是年轻人，一个身穿露着肩膀的破夹袄，一个光着脊梁，身上、脸上抹着煤灰，但一双眼睛显得分外明亮。

两人刚落脚，就嚷起来：“弟兄们，窑下煤发湿了！”

一听这话，窑口上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大伙儿心里明白，煤发湿，这是透水的预兆啊！许多人不安地说：“煤发湿，今天就别下窑了吧！”

刚上来的年轻人，走到徐把头跟前说：“徐把头，窑下煤发湿，又格外冷，怕要出事啊！这一班弟兄还是别……”

“你快滚开，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徐把头不等这个挖煤工说完，就叫骂起来。他朝着骚动的人群喊着：“立冬三天了，还会不冷？别罗嗦，快下！”可是，谁也没动，大家只是气愤地望着这个窑主的走狗。

徐把头一看挖煤工一动不动，走上去拉了两个人，硬逼着他们坐上坠钩，然后叫推磨车的推车放钩。在滑轮的刺耳声

中，两个挖煤工下了窑。

过了一会儿，又拉上来两个前班的挖煤工，不等大伙儿问，他们先开了口：“窑下老鼠搬家，煤壁上出红锈水了，千万不能下人！”

大伙一听，立即七嘴八舌地向徐把头嚷起来：“徐把头，老鼠搬家，又透红锈水，这可不是好兆头啊！不能下人了。”一位有经验的老挖煤工，挤到人群前，对徐把头说：“徐把头，快找东家说说吧，人命关天，不是闹着玩的，出了事可就晚了。”

徐把头见此情景，心里暗暗捉摸：人命不人命倒是小事，毁了东家的窑可是大事。想到这里他一摇脑袋说：“妈的，还得麻烦老子跑一趟。不过，你们可得先等着。”他朝挖煤工瞪了一眼，甩着胳膊走了。

温老财一觉醒来，听到外边风直叫，卷起窗棂上的纸，朝院里瞅了瞅。只见老树的枯枝在西北风中不住地摇动，他情不自禁地满脸堆笑，自言自语起来：“好个西北风，使劲刮吧，刮得煤价越高越好……”

话音未住，徐把头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把窑下的情况说了一遍。温老财一听，咆哮起来：“胡扯！这是窑花子一看天冷了，煤要涨价，存心和我捣蛋。你告诉他们，今天谁要不下窑，日后休想再在我温家窑上干活！今天的煤少出一点也不行，我一会儿上窑上去。”

徐把头领了“圣旨”，气冲冲地返回煤窑，离窑口还老远，就扯起嗓子吆喝着：“下，快下！东家说了，谁要存心和他捣蛋，今天不下窑，以后别想在这窑上挣饭吃！”

在窑主、把头的催逼下，七十一名挖煤工，一对一对依次

被送到了窑下。滑轮发出的刺耳声响，随着寒风在矿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窑口上只剩下六个推磨车的、六个抬大筐的和—个在风道口查火领风^①的瞎子。这瞎老汉自小下窑，年轻时在窑下干活崩伤了双眼，几乎失明，后来就在窑上干这查火领风的活儿。他孤苦—人，大伙都同情他、照顾他，待他象亲人—样。今天，他听说窑下老鼠搬家，又透出了红锈水，心里象放了一块石头，格外沉重。

窑下阵阵寒气袭人，采煤面上，红锈水不停地向外渗。有的童工还咋呼着：“哎呀，真有老鼠搬家呢！”俗话说：窑下老鼠搬家，不是水淹就是窑塌。大伙听到童工这—咋呼，神情越加紧张，商量了—下，便从窑下传上话来，要求先停—停工。可是，守在窑口上的徐把头，就是不许停工。大伙儿—听，简直气炸了肺，都停了手中的活儿，挤到窑底“门子”^②附近。

突然，—声巨响，煤壁透水了！巨大的水流带—股气味难闻的冷风鼓进了煤窑。

“透水了！透水了！快拉人啊！”挖煤工们大声喊叫起来。

狠毒的徐把头竟然还不相信，伸长脖子对—窑口嚎叫：“你们乱喊什么？……”

窑下的挖煤工愤怒极了，高声大骂徐把头，有的抓着磨绳往上爬。水，急速上涨，转眼淹没了半截身子。

^①旧时的小窑，在风道上靠烧火来流动窑下空气，干这烧火活儿的叫查火领风。

^②门子是窑底上下出入口。

恰在这个时候，温老财来到窑口。一听说窑下出了水，脸色骤变，咧着嘴哀号起来：“我的窑啊！”

徐把头凑上去，贴着温老财的耳朵说：“东家，别只顾为窑难受了，这窑花子只要上来一个，日后麻烦就多了。”温老财一听，瞪起眼，恶狠狠地下令：“砍绳！”徐把头得令后，借口“找东西”救人，把抬筐的人支走了。这时他从地上抓起一把铁锹，下死劲地往磨绳上砍了几下，然后吩咐磨车棚里的人快推车，磨车还没转动，只听“砰”的一声，磨绳断了。

已经爬上磨绳的人摔了下去。愤怒、绝望的喊叫声从窑底传上来。

推磨工、抬筐工一看磨绳断了，一齐奔向窑口。这时温老财假惺惺地对徐把头说：“别愣着了，赶快跟我回去找根大绳来！”说罢，两个家伙一溜烟似地窜了。

推磨工、抬筐工见弟兄们遇难，心如火灼，急忙四处寻找救人的工具。那瞎老汉也摸摸索索、跌跌撞撞地来到窑口，双手抓住窑口的木架，伸着头，朝黑洞洞的窑下张望。从那阵阵凄惨的呼叫声中，瞎老汉分辨出：这是徐老汉，这是宁老汉，这是小石头……听着他们绝望的呼叫，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徐老汉他们有多少次把热干粮塞在自己手里？身上这件破夹袄不还是宁老汉的老伴补的吗？就连蹦蹦跳跳的小石头，也常常给自己带路呀！……想到这些，他禁不住流着泪水，向着阴霾的天空悲切地呼唤：“救人啊！救人啊！窑里上水了，快救人啊！”

亲属、挖煤工和乡亲们闻讯纷纷赶来，有拿着绳子钩子的，有拿着大筐的，男女老少，一齐涌向窑口。可是，水已经把窑洞灌满，七十一名挖煤工全部淹死在窑下了！

窑口上一片悲痛的哭声。一个老年妇女，呼喊着老伴，推